



佛牙之思

編按：郭冠英先生為國內著名的時事評論家，其文章涵蓋歷史、兩岸關係、傳播及旅遊等範疇，常散見於國內外各報章雜誌，其所著《張學良側寫》（傳記文學出版）一書，更親赴大陸蒐集第一手資料，為國內研究張學良先生之經典著作；此次應發行人鄭信忠會長之邀，提供去年在溫哥華當新聞局外派秘書期間所著有關牙科之文章，寫實有趣，特刊於《牙橋雜誌》以饗全國牙醫同仁。

郭冠英

1. 政大政治系畢業
2. 東亞研究所碩士
3. 中視 60 分鐘製作人
4. 聯合報專欄記者
5. 新聞局駐紐約、溫哥華秘書
6. 現任新聞局聯絡室秘書

「佛自心生」，在我手中的是一顆佛牙。

在台灣佛教徒迎回佛牙的那一天，我也拔下了一顆牙。

他們迎回的是身外之物，我手中的這顆是身內之物，不過，現在它是身內還是身外呢？我看著它，在思考著。

我們活著，肉體算身內之物，死了，一個臭皮囊，是身外之物。再想深點，除了精神，一切都是身外之物。活著，這個肉身，這顆牙齒、鍛鍊出的肌肉、臉上的化妝、髮型，都是身外之物；死了，什麼也不能帶走，精神，是仍能存在？還是只存在在活著人的記憶裏？有沒有靈魂？有沒有轉世？

這些思考，就是佛。

那顆佛牙，真偽難辨，老和尚說：「信就是真，不信就是假。」我這顆牙齒，絕對是真的，如果我對著它，悟出了佛性，心中出慈火，那它就是顆佛牙。

我向為我準備拔牙的女護理說：「把我的牙齒給我，那是顆佛牙。」她笑了，我告訴她台灣佛教徒去泰國迎佛牙的事，她才知道我的要求有點時代意義。她說，她也是泰國來的，本是寮國的華僑，後來寮國社會主義化，她父親帶全家

七、八口來到泰國，子女先住濃開難民營，難民為了久候外國接納不至，把難民營燒了，她弟弟們先去了法國，以為那比較好，她後來到加拿大，現在慶幸這兒比法國好。

我聽到隔壁一女人對牙醫說：「我是台灣來的，你要算便宜點。」牙醫問「你是台灣哪裡的？」「高雄縣六龜鄉」，牙醫說：「我是高雄苓雅區的，一九六四年我十二歲時出來……」然後扯了些鄉親的關係。

我坐在那，等著、心中仍有很多的緊張，我知道拔牙不會太痛，那顆牙齒不拔也像個露根之樹，已差不多要倒了，但想著那麻刺的微痛、那鉗子在嘴中亂拔、那刮骨肉的恐怖，我有想到關公，想來想去還是怕。

但能怎樣呢？走下躺椅，說：「今天不敢拔，下次再說吧！」這點小手術都怕，那我已年過半百，還有很多手術要做：全身麻醉、開膛剖腹，搞不好還要鋸開腦袋，修修補補、拼拼湊湊，最後蒙上白布，送入太平間，等待轉世。

我不要這樣折騰，我要安樂死。安樂死不能轉世怎麼辦？有誰能告訴我，有沒有轉世，條件是什麼？會轉成什麼東西？種豬？

我這麼怕痛，那婦女在年輕時就要經陣痛生



產，做那麼大的手術，甚至要剪開陰道，男人是不是應給些同情和敬意？

我又回想我這口身內之物，我很注意牙齒保健，我上的小學是竹師附小，一個以注重平衡教育、衛生習慣的好學校，我小時最恐怖的印象，是一位同學完雙環，頭觸地，撞掉兩顆大門牙，地上一灘血，兩個白點並排著。學校每天發健素，喝脫脂牛奶，健素吃完老黏牙。我很小時就知道用橡皮筋來挑牙縫，那時還沒有牙線，挑完了嘴裏老有股橡膠的味道。我又不吃糖，故從無蛀牙，後來到了三十多歲，早上睡起來嘴常有血跡，二、三年不在意，不知道這就是牙周病，因為我雖刷牙，最後面的牙齒常沒刷到，後面積起了牙結石，齒骨就被侵蝕，就如一顆樹，固根之土慢慢沖失，樹就倒下來，還把旁邊的樹土也沖走了，如果不早拔，牙床就像梨山的果園濫墾一樣，全都沖刷掉了。

看看中國有沒有進步，只要看看鄉下人那口牙齒剩幾顆就知道。

反之，看到台灣嚼檳榔的愈多，就知道社會在愈退步。

我最慘痛的經驗是拔智齒，有人說智齒長得愈晚愈聰明，我一直以智齒沒出現自傲，其實是笨蛋，智齒早出來了，那個在肉中露點白瓷的不是齒頂，是齒邊，智齒向前橫長了。因為人類進化，顎骨變窄，智齒多長不好，也沒什麼作用，除非你是靠牙齒拉重物的馬戲團表演人。X光一看，我那智齒像腦中嵌了顆子彈的那樣橫生在那裏，最後只有拿公保去台大醫院拔掉。結果來了

個實習醫生，拿我來祭刀，麻藥沒打對，智齒又難拔，要把牙肉割開，牙齒又夾碎了，要用錘子敲，叫我用手托著腮，以好在牙床上用力，最後又掏又挖，差點就沒像個核熱棒般溶穿地心了。

我撐著臉痛苦的走出了病房，遇到一認識女護士，她說你怎麼來我們醫院拔牙，都是實習生，我痛得連說：「我怎麼沒先遇到你。」這句話都說不出口了。

當時我就想把這段扶頭放砧板的經歷寫下來，過了太久，其細節都忘了，實不忍回憶也。

智齒敲碎了，不但無從保存，智商也敲壞了不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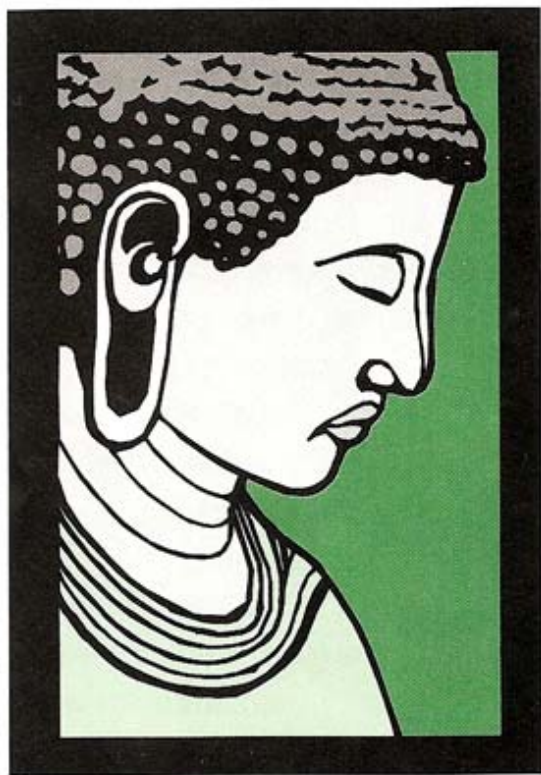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這顆牙，牙周病好久了，手一摸，整個牙齒都摸得出來，根已很淺，牙間的縫隙大得可以用高爾夫的梯台做牙籤了。

我很認真的保養這顆牙，但它仍不時會做怪，去年照X光是八厘米外露，今年達十厘米，又退了二厘米，整個牙齦才十二厘米深，我保不住這個身內之物了，醫生要我做心理準備，長痛不如短痛。

所以，我躺在這裏，我在想，我以後要做更大的決定了。

我看著窗外，這裏的景色很美，我有點像個重病的人看著窗外，多愁善感起來，近景是鐵道鎮(Metrotown)的高樓，這些樓都是這幾年才建起來的，再過幾年，或許高樓會遮住了山景，現場我尚可以看到遠遠溫哥華的地標松雞山(Crouse Mt.)。山上那片滑雪場已融掉了三分之一，露出了難看的黑褐色山土。雪季結束了，今年聖嬰現象，天暖得快，櫻花已開過了。喜歡滑雪的人，看到雪溶了，心中不禁懊惱，但喜爬山





健行的人，又想等早早雪化，好開始登山。一年四季，各季有各季的好，各季有各季的美。我愛滑雪，真希望那片雪能好好保存著，但雪場再努力，再保雪造雪，終抵不過氣候的變化，雪要化，雪場要關。就像我再想保住這顆牙齒，終也要面對它要掉的這一天，就如我們的身體，再小心保養，終也逃不過自然的規律，有一天要歸塵土。

這就是輪迴，我過了這一生，留下了後代，留下了些紀念，留下些東西，生死、死生，不斷循環延續。冬天過去了，雪化了，雪地的歡笑留在記憶裏，春天來了，山開了，又可背起登山包，爬山去了。人是過客，山仍長在，但有天山也會風化，變成丘陵，沖積成平原。

山澗流水，沐醒了石頭縫裏的鮭魚苗，牠們吸取著父母肉身所化留下的養份，成長了，頂著澗水流向大河，游出了大海。水漲水落，夏天過去了，秋葉凋落在小溪中，成千上萬的迴游鮭

魚又擠滿著河床，牠們行過幾百，甚至上千公里，又回到牠們的出生地，已經是游得滿身傷痕，氣息奄奄，但仍奮力完成自然的循環，一死一生，另一群生命又開始了。

我看著松雞山的溶雪，是悲？是喜？是醜？是美？是結束？還是開始呢？

醫生的身子遮住了窗影，時間到了，當我把嘴巴打開時，我告訴自己，「我已準備好了。」
(郭冠英寫於溫哥華)

